

安徽传统戏曲小丛书

1236.54

借靴

安徽人民出版社

借靴

徽劇

(高腔)

安徽省徽劇團研究室整理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59年合記

借 靴

徽 剧

(高 腔)

安徽省徽剧团研究室整理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安徽省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

合肥日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

開本：787×1092公厘 1/32 印張 $\frac{11}{16}$ 字數：1,000

1959年7月第一版

1959年7月合肥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

內 容 簡 介

“借靴”，是徽劇的传统小戏。

描写张且欲应約赴宴，想向“好”友刘二借新皂靴，好出出风头。起初刘二百般不肯，后来在答应了路上不穿、祭靴、如期奉还等条件下，刘二才把皂靴借出。当张且把靴拿走后，刘二即坐臥不安，馬上再把皂靴追回，穿在脚上，又因怕弄坏靴子，就两脚朝天的爬回家去。

这个小喜剧，对张且的虚荣、庸俗，及刘二的吝啬、谨慎、虚伪，作了绝妙的讽刺。

人物 张 旦
刘 二
小 二

第 一 場

〔张旦上。〕

张旦 （講板）

赵錢孙李，
篇篇文章做到底，
之乎者也，
者也之乎，
之乎者也乎，

者也乎之也。

〔詩〕排行第三我姓張，

一生說盡過時光，

說得干魚跳眼，

說得泥佛動心腸。

〔白〕在下姓張名三，只因前村金仰朝壽誕，我已曾送過賀禮，今日帶錢去吃酒，想我头上倒還夠強，身上也還可以将就將就，只脚上少了一双靛子，聞听刘二哥新做了一双靛鞋，不從前去問他借來一穿，官兒官兒，有何不可，就此一走。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家此已是二道門首。待我叫門。二哥開門，二哥開門！

〔刘二上，

刘二 嘿呀！

〔唱〕靜掩柴扉。（大咳）

〔夾白〕來官呀，你不要叫，這時拉屎把你吃。

〔接唱〕是何人，

惊动了我家汪汪犬吠。

张旦 二哥，是我。

刘二 且住，日間不做亏心事，半夜开門不着惊。我起旧粮已完，新粮未到，这是什么人哩！

（唱）取则是为官粮将人拘系，
我这时急忙将衣向前去，
向前去問个端倪。

张旦 二哥，是我。

刘二 （惊介）原来是张旦。（向张旦）小二！

内 哎！

刘二 快将飯菜收起。

内 是！

刘二 （开門）

（唱）原来是，月明千里故人登。

（白）小二吓，你当时初初吓，来路非是外人，就是张旦叔叔，快与我，
（唱）杀鸡做飯，

打酒烹茶，
請賢弟，請賢弟穩坐中堂席。
我和你如兄若弟。

张旦 （接唱）魚水不離，

刘二 （接唱）管鮑分金，

张旦 （接唱）朱陈結义，

刘二 （接唱）

好一似灵山会上遇相識。

（白）賢弟吓，你今日到我家中，我昨夜就有許多吉兆哩。

张旦 二哥，你昨夜有什么吉兆哩？

刘二 哪，

（唱）俺只見門壁上，

滴溜溜的喜蛛網，

唰唰唰的信風吹，

灶中烟火起柴炭，

灯花报喜，

燕子啣泥，

喳喳的喜鵲儿在枝头上戏。

（白）哎呀賢弟，我在家中，实在想着你哩。

张旦 二哥，你是怎样想法？

刘二 我想你，菜不思，飯不吃，清早起来懶穿衣。

张旦 二哥，我一路而来，也想着你。

刘二 吓，你是怎样想我？

张旦 我說二哥二哥好二哥。

刘二 怪不得我清早起来打噴嚏。

张旦 你是怎样打法？

刘二 （唱）呷嚏呷嚏一連打了二三十。

（白）賢弟你今日到我家，有何事情？

张旦 我来告借一样东西。

刘二 呀！你要問我借东西？哪，（講板）要脑漿，将棍敲，要心血，将鋼刀刺，一任你（接唱）剖腹剜心，万剐凌迟，万剐凌迟。

张旦 啊呵呀！看他說来，这双靴子拿稳是借到了。吓，二哥，实不相瞞，只因前村

金仙誕辰，我也曾送過賀禮；他今日請我吹酒，想我頭上身上都還去得，就是脚下少了一雙靴子。（劉德介）聞听二哥新做了一雙皂靴，借與小弟一穿，官場官冕。

劉二 哦！

張見 我要借雙靴子。

劉二 啊？

張見 借双靴子呵！

劉二 啊嚨！

（唱）吓唬得我，战战兢兢，
战战兢兢，如醉如癡。
你把借靴二字休提起，
我瞧瞧着你縫咀皮，
好一似柳盜跖；
我瞧瞧着你惡臉皮，
好一似打劫賊，
急得我，騰騰怒氣，騰騰怒氣！

張見 吓吓，二哥，二三十年好兄弟，問你借

“取金子，肯回不肯，俱是，你。你却
我有翅膀、厚脸皮，象你这等朋友，有
什么相交的。不肯就罢。少陪少陪。

（欲走）

刘二 贤弟回来，回来！

张且 做什么？不借就拉倒！

刘二 吓，贤弟，你不晓得愚兄为了这双靴子，
费尽千般的力，吃尽万般的苦，我是请
了西京十三省的皮匠，来做这双靴子。

张且 我却不信，一双靴子，费请西京十三省
的皮匠。

刘二 贤弟你若不信，愚兄讲把你听听。

张且 你讲把我听听。

刘二 且。（念）北京鄯州有个赵皮，南京苏
州有个钱皮，山东登州有个孙皮，江西
赣州有个李皮，云南贵州有个周皮，湖
广荆州有个吴皮，河南庐州有个郑皮，西
江扬州有个冯皮，浙江严州有个冯皮，
山西沁州有个陈皮，四川寿州有个陈

皮，陝西安州有个卫皮，湖南郴州有个蔣皮，都来与我做靴子，我这里摆下筵席，斟上美酒，急忙跪下。

张旦 二哥，起来起来。

刘二 我是跪皮匠，学把你看看，不是跪你的。

张旦 是跪皮匠，不是跪我！

刘二 哪个跪你？我自从做了这双靴子，我何曾穿过，我用頂好絲棉扎紧，外用土打的油单包好，放在三层楼上，硃漆描金皮箱里面，封的紧紧密密，我每日还要去問安三次。

张旦 哎，二哥，我在路上穿我的靴子，到他家上席再換穿你的靴子可好？

刘二 怎么，你到了他家上席，再穿我的靴子。

张旦 正是。

刘二 可以倒可以，哎呀賢弟，你須要言而有信。

张旦 岂肯失信于二哥。

刘二 罢了罢了，看在二三十年好兄弟的面上，

借与你吧。小二：（内应）你去对奶奶說，在三层楼上，将碌漆描金皮箱封条打开，内面取出絲棉包好的那双新皂靴子，你用头輕輕頂下樓来，一步一步的走，須要小心仔細，不可損坏吓。

（小二用头顶靴上，跌介）狗才！好不小心！賢弟，靴子来了。

张旦（拿靴就走）少陪少陪。

刘二（拉住张旦介）哎呀，回来回来！

张旦做什么？

刘二你借我的靴子，怎么不知规矩？

张旦穿靴子，还有什么规矩？

刘二唔，你要想穿我这双靴子，必須要祭它一祭。

张旦若不祭它呢？

刘二若不祭它，穿在脚上，头疼发燥，打摆子不算，还要打皮套。

张旦呵，真有这等厉害，要怎样个祭法？

刘二要肥猪一口，白羊一只，雄鸡四对，鮮

魚八尾，吹手四名，胤生八个，祭了方保无事。

张旦 哎呀，要花这么多錢，我做得几十双靴子穿穿。

刘二 你做的靴子，沒有我的靴子好哩。

张旦 二哥，看在二三十年好兄弟情面，諸事可以节省了把。

刘二 也罢。看在二三十年好兄弟情面上，那些东西都免了，就是清香淨水吧。

张旦 好，清香淨水。

刘二 小二，香烛伺候，胤生愚兄代理。

张旦 你代理。

刘二 （将靴放在椅上，用小鑼当磬敲）（念）主祭者就位，整冠。

张旦 （整冠介）

刘二 （念）撩衣、跪！上香，一上香、二上香、三上香，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

张旦 哪里有这么多叩首？

刘二 还早呢！你不要多話，（念）伏維吉年

吉月、吉日吉时，祭靴人张旦。

张旦 哈哈，是我！

刘二 我晓得是你。（念）謹办清香淨水，祭牛皮大王、馬皮將軍、羊皮元帥、狗皮先鋒、鋤頭判官、尖頭小鬼、錐頭廬宗、猪宗奶奶、麻繩太公、黃蜡駝水話神祇，但愿借去靴子，堅硬牢固，若要輕慢靴子，管叫他千刀万剐，碎剐凌遲，騎呼哀哉，尙饗。

张旦 好好好。（定介）

刘二 嘖嘖，賢弟回來。

张旦 做什么？

刘二 賢弟，你要言而有信。

张旦 豈肯失信于二哥呵。

（唱）今日借去，明日送來。（下）

刘二 （唱）靴子你借去，
到期就送來，
若有差遲，若有差遲，
我豈肯輕輕饒過你。（下）

第二場

张旦 （上，白） 倒他娘的运，問他借一双靴子，他說什么牛皮大王，馬皮將軍，罗哩罗嗦，搞了半天，不知借来的靴子是大是小，待我穿起 看看。（穿介）啊呀，小了。如何是好？有了。不免將靴子揩在肩上，去到他家吃酒，別人看見，总說我张凡还有这双好靴子。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来此已是。哈哈，你看開門在此，冷冷清清，也不象个請客人家，待我来叫門！呔，開門開門！

（內应） 是哪个？

张旦 是我张三爷，前来赴席的。

內 酒席散了，客都走了。

张旦 不好了！来迟了，酒席吃完了，客都走

了。哎呀，如何是好？喂！可有什么残菜把点我吃吃？

内 残菜也吃完了。

张旦 酒哩？

内 酒罈翻了底了。

张旦 茶哩？

内 茶炉火熄了。

张旦 我口中焦渴，就是冷水，也把点我吃吃吧。

内 冷水也没有了，要吃到大河里去。

张旦 唉！为了这双靴子，誤了这场好吃的。如今肚中饿了，腿也走不动了，如何是好呵，有了。不免将靴子做个枕头，睡在他家門口，等到明天。哈哈，说不定請我吃上一頓好的。

（睡介）

刘二 （上）小二，灯掌好了。吓，我想借物不还呵。

（唱）是何故全不講信字，